

红楼梦新证

三

周汝昌 著

上海二叶书店



紅樓夢新證

三

周汝昌 著

上海一鳴書店



目次

關於紅樓夢的幾點理解（王耳）

——周著：紅樓夢新證代序

寫在卷首

第一章 引論……………一

第一節 舊社會裏的種種歪曲……………一

第二節 重新認識紅樓夢……………五

第三節 科學考證的必要……………二二

第四節 珍秘材料一斑……………二七

1. 曹氏上世語命三軸

2. 棟亭圖四軸

3. 懋齋詩鈔

4. 永憲錄

第二章 人物考……………三九

第一節 點將錄……………三九

〔附〕1. 曹氏世系表 2. 賈氏世系表

第二節 迷失了的曹宣……………五七

第三節 一層微妙的過繼關係……………六八

第四節 幾門親戚……………八〇

1. 雲貴總督甘文焜〔附〕甘氏世系表

2. 刑部尙書傅錦

3. 平郡王福彭

4. 廣東巡撫李士楨〔附〕李氏世系表

5. 忠勇公傅恒〔附〕愛新覺羅氏傅氏曹氏三家世系關係表

第三章 籍貫出身……………一一五

第一節 豐潤咸寧里……………一一五

〔附〕豐潤曹氏世系總表

第二節 遼陽俘虜……………一二二

第四章 地點問題……………一二三

第一節	賁院緊鄰與禁城西北	一三三
	〔附錄〕大觀園地址舊說批判	
	〔附〕北京地形略圖	
第二節	影影綽綽的大觀園	一四五
第三節	院宇圖說	一五一
	〔附〕榮國府第想像圖	
第四節	南京行宮	一五七
	〔附〕南京行宮圖	
第五節	眞州使院	一六三
第五章	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	一六七
第六章	史料編年	二〇五
	——起自明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年）訖於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	
第七章	新索隱	四五九
	本章附錄二十則	五二二
第八章	脂硯齋	五三三

紅樓夢新證

4

第一節 脂批概況·····	五三三
第二節 脂硯齋是史湘雲？·····	五四七
第三節 從脂批看紅樓夢之寫實性·····	五六六
第四節 從脂批認識曹雪芹·····	五八三

附錄

一 戚蓼生考·····	六〇七
〔附〕戚氏世系表	
二 劉銓福考·····	六一九
補遺·····	六三三
跋（周緝堂）·····	六五三

第七章 新索隱

(一) 閭門

第一回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閭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閭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濟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按王又樸詩禮堂古文卷五葉十八雜說四云：「蘇之閭門，街市狹而往來衆。」正合。可見雪芹雖寫小說，無關緊要處，下語亦本實事。

(二) 破廟殘僧

第二回，雨村閒遊，「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鬢腫老僧，在那裏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按敦誠鷓鴣庵雜志第十六云：「獨居南村，晚步新月，過一廢寺，微微聞梵聲，見枯僧坐敗蒲上，因與之小語移時……」又，四松堂文集上，寄大兄云：「抵南村，便覓一庵下榻，榻近頽龕，夜間即借琉璃燈照睡。僧既老且聾，與客都無酬答，相對默然。」所敘蓋極相似。雪芹輩必實有此經驗，始能假以寫於雨村，

此則小說雖虛亦實之處。

(三)團圓節

第一回，士隱對雨村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棟亭詩鈔卷一有月夜書懷詩，「連雨團圓節」句自註云：「京師以中秋爲團圓節。」固不必說雪芹之語卽出其祖父詩註，但口脛何其相似？又不必說雪芹之語與乃祖詩註毫無關係也。

(四)賈雨村

第二回，雨村娶嬌杏事。按章實齋先生遺稿冊五葉十二有一文云。

記姻緣二事

江南某尚書公夫人，滿洲某大家婢也。公初以寒士館其家，賓主相契。公自以久不遇，謂世無知己，時形感歎。主人以其癡也，乘其感嘆時戲云：「先生亦有一知己矣！」公亟問爲誰，主人嗟然笑曰：「家下婢也。」公亟問如何，主人戲述其言，而公感不覺泣下。——蓋是時進士傳臚，主人執事於朝，歸言今科狀首某人，宜也。家人問故，則曰：「其人佳士。」婢聞，語其儕輩：「吾家館師，他日亦宜狀首。」人詰之，曰：「風度端凝，卽不狀首，亦大貴人。」儕輩與之笑謔，聞於主人，主人因述其言——公由是每嘆必深感激，主人見其篤甚，欲以婢贈。公曰：「此豈可以妾媵辱者！吾妻已亡，繼室可也。」主人謂良賤非偶，因撫爲己女，與公爲昏。公由是甥贅其家，遂聯第顯貴，夫人受一品封。公晚年罷官，鬱鬱不樂，夫人廣之曰：「君一日毋忘授館時，我一日毋忘爲婢役，則數十年榮華亦過

分矣。丈夫官至一品，世人有幾？何不自足至此！」因以其言誠示子孫。

讀此文後，覺極與雨村、嬌杏之事相合：第一，雨村是江南人。第二，雨村至五十三回已陞至「大司馬，參贊朝政」，是「尙書公」。第三，雨村初爲寒士。第四，雨村初亦作館。第五，不遇時形於感歎，正是月下自吟之時。第六，婢讚「風度端凝，……亦大貴人」，正嬌杏看雨村「生得腰圓背厚……必非久困之人」。第七，雨村引婢爲知己。第八，婢作繼室，嬌杏亦扶正。第九，婢爲滿洲某大家者；書中甄卽賈，曹固滿洲大家，頗疑卽書中之雨村、嬌杏也。雪芹極惡雨村，脂批屢言其爲「操、莽」，爲「奸雄」，又借平兒口罵爲「餓不死的野雜種」。蓋雨村由賈府而躋身顯貴，人品既不端，故後來定是「負義」（甲戌脂本附條墨筆評語）。諒後來賈家敗事，雨村不但不救，反投井而下石焉。由是而言，雨村非僅「假語村言」而已，在賈府盛衰關鍵上，爲一重要角色，雪芹筆下實有所本，絕非子虛。核以章實齋先生年代，其所記之人，亦正當雪芹時也。

（五）百年

第五回，警幻代述榮、寧二公之靈囑語：「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第十三回，秦氏夢中語鳳姐：「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按曹家第一世始作官者不可考，但曹振彥於順治七年卽作吉州知州，若自此而計，至雍正之末，卽已歷八

十五年。故與所稱「定鼎以來」，「雖歷百年」等語悉合。

(六) 奴才

第四十五回，賴大嬖笑道：「前兒在家裏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兒：你別說你是官兒了，就橫行霸道起來！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胞胎，主子的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識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裏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麼個東西來！……」按此雖借嬖嬖之口排誼賴大，實則無異爲「包衣」家世人自訴感慨，不然者，雪芹卽無必要將賴大特筆描寫。

(七) 先人

第四十五回，賴嬖又說：「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護在頭裏。當日老爺小時挨你爺爺的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天不怕地不怕的了？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裏的珍哥兒，他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此由老家人口中提先人：「老爺小時挨你爺爺的打」，此所謂「你爺爺」，表面似指曹寅，但打者實是他親爺爺曹宜罷。

了。接云「那邊大老爺，也是天天打！」語氣乃承此而下，打者皆曹宣，非曹寅甚明也。此等處不細讀必易忽略。珍哥兒的爺爺，乃曹荃。此外提先人者，如第六十二回云正月初一是「太祖太爺生日冥壽」，當指曹璽而言；六十三回林之孝家的說：「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三五代者，三字爲主，五字乃陪，三代正自曹寅而計，陳人之陳者，有曹寅時使用之人尚在。再往上溯，或竟有曹璽時者，亦未可知。如第七回焦大說欲往祠堂裏哭「太爺」去，此言太爺，當係曹爾正之子曹荃，卽賈珍之祖，尙未必是爾正也。

(八)官職祖風

第三回，林如海言：「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敕，字恩侯。」按敕當爲曹宣的二兒子，曹宣長子順曾爲二等侍衛兼佐領，次子何官，雖不可考，諒亦係武職，是卽誇大寫爲「一等將軍」之故也。「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曹頌初由內務府主事，出任織造，織造一職，當時亦間稱爲「工部」，如卽長蘅詩題「爲工部臣曹寅恭賦」是也。（又內務府亦有「營造司」，工部亦可能指此而言。）又謂賈政「其爲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流。」祖謂曹璽，父謂曹寅，有其遺風，而璽、寅、頌、頤確非普通滿洲旗人惡劣子弟可比，故其言非泛泛語。至言「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則此數語所包行徑，更分明特指曹寅而言，如第六章所示，無一語不合矣。

(九)侍衛

第十三回，賈蓉捐爲「御前侍衛龍禁尉」。按曹寅、曹宣和曹頤等皆曾爲侍衛，故方仲舒題棟亭圖云：「一起家侍衛皇恩繁。」曹寅贈鄭谷口詩亦有「執戟起家」之語。賈蓉之事，淵源在此。

(十)大驚大險

第四十七回，賈母云：「我進了這門子……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他什麼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過了些。」按所謂「大驚大險」中，當包括曹寅一死，虧債滿身，屢經彌補，旋又獨子病亡，人零財盡，及後來抄家落職，幾經喪敗之一段艱危經過。

(十一)樹倒猢猻散

第十三回，秦氏託夢，「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施璵詩云：「廿年樹倒西堂閉。」自注云：「曹棟亭公，時拈佛語對坐客云『樹倒猢猻散』，今憶斯言，車輪腹轉！」可知此俗語乃曹寅在時最喜拈舉者，家人以是流傳於口，秦氏所謂「那句」者，有所指也。

(十二)禮法

第七條賴嫵所言之家規，亦不誣，魏元曠蕉窗隨筆云：「旗人家庭之禮最嚴，老幼皆無

敢少失，其周旋應對，莫不從容中節，蓋自幼習之。」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八旗家庭教育之禮法」條（此蓋本天咫偶聞卷十）：「八旗之家庭教育，於禮法最嚴：子弟入諸長上之室，朝夕問安，皆侍立，命之坐，不敢坐；所命，聳聽不敢怠；不命之退，不敢退。路遇長上，拱手立於旁，俟過而後行。賓至，執役者皆子弟也。其敬師也亦然。子弟未冠以前，不令出門，不得已而出，命老僕隨之，懼其隕越也。」若以所言按之紅樓書中，無不盡合。略舉例，如第三回寫黛玉初入榮府，「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此係初次，故寫之，以後之定省日日爲常，故不寫也。第十回，尤氏提秦氏「我說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用照例上來，你竟好生養養罷。」第七十回，賈母說寶玉「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此皆言晨昏定省也。第二十三回寶玉去見賈政，「趙姨娘打起簾子，寶玉躬身挨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面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探、惜並賈環、四個人都坐在那裏，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寶玉連連的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旁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說畢斷喝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只怕老太太等你吃飯。寶玉答應了，慢慢的出去。」此寫見長上之禮。第四十三回，「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裏去了？……怎麼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去，這還了得！……鳳姐笑道，行禮到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

兒，也不傳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想像他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所謂「他們這樣人家」，即滿洲大家也。第五十二回寫寶玉出門：「老嫗嬖們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奶兄李貴、王榮、張若錦、趙品華、錢啓、周瑞六個人，帶着茗烟、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子，背着衣包，抱着坐褥，攏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嫗嬖又吩咐了他六個人些話，六個人忙答應了幾個是，便捧鞭墜韁，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榮攏着嚼環，錢啓和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品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於是出了南門，又有李貴等六個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等候，一出南門，李貴等都各上了馬，前引旁圍的一陣烟去了。」此一段不獨寫出門勢派，中間且夾寫經過老爺書房之要下馬，以及遇管家，遇小廝之情形，蓋純爲「禮法」二字作特寫。凡此皆滿洲禮數，漢人雖大家，其考究或尙不至是也。

(十三) 小姑

清稗類鈔：「旗俗，家庭之間，禮法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亞於姑，宴居會食，翁姑上坐，小姑側坐，媳婦則侍立於旁，進盤匱，奉巾櫛惟謹，如僕媼焉。」紅樓第三十八回寫湘雲請大家吃蟹，席設藕香樹：「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惜春、探春；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

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可謂一些兒不差了。

(十四) 人子事親

東華續錄乾隆二、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按乾隆於是年秋卽位）己巳，諭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

莊親王、果親王曾奏請各迎妃母於邸第，朕聞奏心甚不安。今再四思維，人子事親，誠欲各遂其願。自今以後，每年之中，歲時伏臘，令節壽辰，二王及各王貝勒可各迎太妃於邸第，其餘仍在宮中，則王等孝養之心與朕敬奉之意，庶可兩全。和親王分府後亦照此禮行。

按這雖是說親王分府另居，欲迎其妃母，但持與紅樓第十六回所敘：

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貴賤上分別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裏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音容，豈有不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當然，父母在家，若只管想兒女，竟不能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啓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懷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旨，椒房貴戚，除二六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啓請內庭鑾輿，幸其私第，庶可略盡骨肉之情，天倫之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

相比較，則二處口氣意味何其相似！乾隆於雍正十三年秋即位，十二月已有此旨，則前此起意與轉年建元，循一貫之意，准嬪妃才人回家，正合符契。故雪芹所敘，雖不無誇張，確屬實事。至於談話中屢稱「太上皇」，則以此事初起當在雍正十二年年末，詳見第五章，時雍正尚在，故為「太上皇」，乾隆實尚未即位，故賴大云：「老爺又往東宮去了，」是賈政謁見太子之證。

(十五)冊妃

東華續錄乾隆六，二年十二月，「丁亥，上御太和殿，冊立嫡妃富察氏為皇后，封高佳氏為貴妃，那拉氏為嬪妃，蘇佳氏為純妃，金佳氏為嘉嬪。」此又乾隆即位後不久冊妃之例證。前已說過，小說裏官職爵位不免誇大，元春未必即是妃，可能是嬪以下的等級，因此史冊上不載。上例中五人內三人是漢姓，據郭則澐知寒軒譚蓀卷一葉一云：「謹按后族為魏佳氏，故事，漢族編旗者於原姓增佳字。」上例高、蘇、金、三氏，諒皆漢軍旗或內務府包衣旗籍女兒。假如以後能於宮內文獻中得一乾隆時之「曹佳氏」，則元春便有確徵矣。

(十六)山子野

第十六回敘修造園子，山石花樹，有「老相公「山子野」，」人多不懂為何語。舊批家有的說是「三子也」，是指三個人，這未免滑稽，而且北京話的「山」和「三」，並不如南方批家口

裏讀作一音也。按「山子」乃成詞，指庭園中疊石假山，說石則曰「山子石」，說洞則曰「山子洞」。清代著名的假山家有「山子張」，猶如建築設計的有「樣子雷」，皆一例也，下面所接照例是姓。紅樓的「山子野」的「野」，相當那個姓。最可笑是高本，又加一個「胡」字於老相公上，變成「胡老相公山子野」，此則絲毫不懂，純粹胡鬧。高鶚類此之妄改多極，將來當爲專章記之。至陳鍾麟紅樓夢傳奇帕緣折又改作「山野子」，尤爲可笑矣。

(十七) 借景

第十七回，賈政遊園至「杏帘在望」，說：「正廳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不必華麗，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用竹竿挑在樹梢。」按敦敏敬亭小傳（敬亭即敦誠，傳見四松堂集卷首）云：

又嗜酒，別構小屋效村壩式，懸一帘，名葛巾居。

又敦誠鷓鴣庵雜志葉十九云：

先大人予告後，於城西第築園亭以養病，有堂曰靜補，亭曰榆蔭。

又其四松堂文集上冊宜閒館記：

榆柳蔭其陽，蕉棠芳其陰。

「榆蔭」一名，紅樓亦有其堂，「蕉棠兩植」，怡紅適有其景。由此而言，雪芹之寫大觀園，或